



野性湘西

杨双奇 著

湘西的神秘只有这一区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
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缠不可分。

——沈从文

湘西版《野性的呼唤》

骏马奖获奖作家带你进入一个灵性湘西——赶尸、化水、宵神、犯山、树窟、梅嫦……一面面人性的镜子，照出了人与自然的无限契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野性湘西

杨双奇 著

YE XING
XIANG X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性湘西 / 杨双奇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219-06440-5

I. 野…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940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袁 铭
美术编辑 王 霞
责任校对 张泉英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40-5/I·1115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YE XING XIANG XI 目录

第一章 赶尸……2

三声大起之后，那原本僵死在地上的尸首，一下子竟然齐刷刷地全都站了起来。大地静寂无声，如一支征战的军队。在傍晚的时辰里，众尸体一齐跟在阿普蚩尤高擎着的“符节”后面，规规矩矩地向南走了。

第二章 黑子蛮……30

黑子蛮在沱江河边，磨好了黄鳝猎刀的后半夜，听到响声时，犹豫有好一阵。横下了心来的他，紧咬嘴唇，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顺手伸到枕头下，翻出来了发亮的黄鳝猎刀。

第三章 梅端……48

母老虎见这阵势，往右边一弹，回身子过来，伸出爪子，就要逮她了。梅端急中生智，扑腾这么就地一滚，才腾出身子来，一把就抱住老虎右后腿，顺势使足力气，横向着悬崖边猛拖。

第四章 茅谷斯……64

不知过了好多年，才有幸运的人们从块碑上知道，湘西台地的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天子岩。还有，天子岩里那条闪亮的小溪，也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叫做金鞭溪。

YE XING XIANG XI

第五章 化水……74

只见那个地方，有一根白色的筋吊在撕开了的裤裆外面，周围都是刺目鲜红。不太见过什么世面的红棉花也知道，这可是一个男人要命的地方，要命的东西啊！

突然想着，要想能止住这血，只有自己给他化个水了。于是她站起来，说道：

“你别动！”

第六章 犯山……84

“妈的，犯山了。老子肯定是犯了山了。”

黑子蛮说。

他站在草棚子里，一手捋着发麻的头皮，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不可理喻的世界。

第七章 银匠……100

汉子可不像客家的小银匠。小银匠只要一见她，像是三魂去了二魄，浑身发热发燥，连那双眼睛也都定住了似的。她还记得就是那回给她试戴银项圈时，两只白且细的手，分明在发抖。

第八章 黑狼……120

最后她断定，在坟墓的背后，定然是有个有性命的活物。她把方向找准了，又小心翼翼朝前趋几步。在微光中，她看见在坟墓斜坡下，依着发白的土堆的，有一小团黑黑的影子。

第九章 宵神……130

那精怪一到你家，本来放得好好的东西，转眼就会不见了。不过，又过一些时候，那东西一不小心自己又出来了。或者一到晚上，听得见那楼上楼下，到处都是翻箱倒柜的声音。可你家里又没什么东西丢掉，只是闹得你家不得安生。

第十章 红毛野猪……142

老狗明白，若是仅仅凭自己和这几条狗，要和那些猪们正儿八经摆开战场，分个高低，纵然自己这一方，还多个人，有一条銃，恐怕斗到头来，也会是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结局。

第十一章 老虎……152

花老虎见了，高兴得把尾巴就卷成个圈，飞跑开去，再衔了碗口粗的楠木烟袋，匆匆地跑过来。由于狗嘴张得太大，唾沫子成丝线直往下淌着。之后它又给他送来火镰子和火绒。

第十二章 追杀……164

在天子岩长时间生活的人都知道，这种日子，是追杀猪们，大获全胜的好时机，是报仇雪恨的最佳时刻。长时间以来，黑子蛮梦寐以求的结果，就会在很短时间之内变成现实。

YE XING XIANG XI

目 录

第十三章 龙虾花……178

万物复苏的春日悄悄地逝去，美丽动人的夏日已然来到了。

红棉花清早起来，就到金鞭溪边去摘龙虾花。只见天子岩前石上岭下，蓬勃的草木如火如荼日趋葳蕤、昌茂了起来。

第十四章 男人女人……192

不过，她知道，他心里害怕。红棉花想，你怕，我不怕。我就要跟你去。人家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只要我喜欢的事、喜欢的人，管别人说什么！她，铁了心了。

第十五章 人与狗……208

哪有一个湘西汉子，会拜倒在一条狗的脚下？在天子岩台地上，哪能会有他黑子蛮做错了的事？想到这里，黑子蛮伸了个懒腰，不屑一顾地瞥一眼这条可怜的老狗。可这一瞥，却让他不由得怒发冲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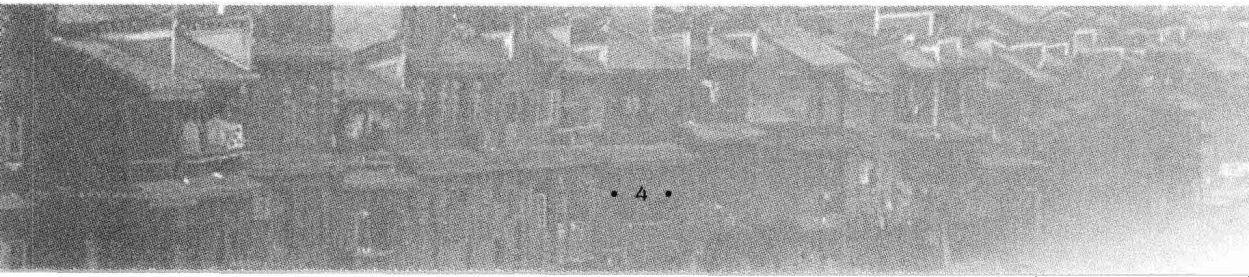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红棉花……230

本来就没有了父亲，现在又很快会没有母亲的生命，这才来到这世界上，希冀自己能够活下去的生命，还是倔犟地、执著地，在浓浓的鲜血中，啼叫着，蠕动着。

后记……240

精彩书评之一……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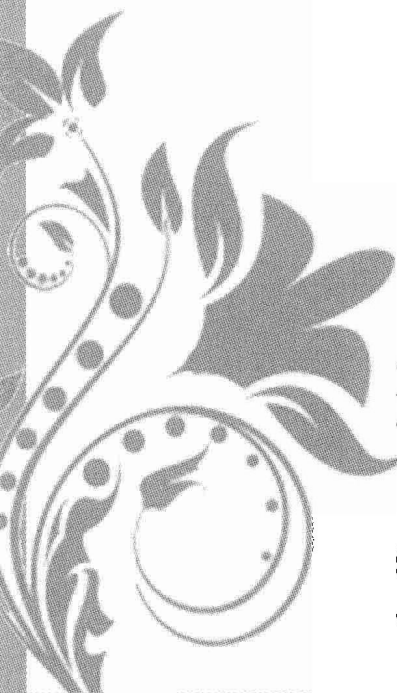
精彩书评之二……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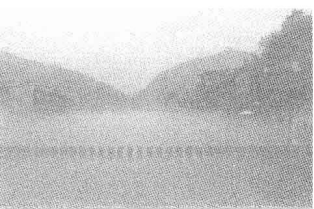


三声大起之后，那原本僵死在地上的尸首，一下子竟然齐刷刷地全都站了起来。大地静寂无声，如一支征战的军队。在傍晚的时辰里，众尸体一齐跟在阿普蚩尤高擎着的“符爷”后面，兢兢矩矩地向南走了。

No. 1



第一章 赶尸



1

从云贵高原自北而南的大雨，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之中一连下了好几天。这天，雨即使是停下来了，太阳还是一副不肯出来的样子，远天近山全是灰蒙蒙的一片。

这是湘西山地上一个清晨。他们逃跑了好多天，直到隐入了茫茫山林。多少天来，被凤凰土司城的兵追杀得狼狈不堪、担惊受怕的汉子黑子蛮，还有他以前的女主人——土司的女儿红棉花，才稍稍地喘了一口气。

一到了这里，他们就认为那些要追捕他们的人是很难找得到这个地方了。于是他们就在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哪朝哪代人遗留在山坳中的一间破旧茅房里呼呼大睡着。

朦胧当中，黑子蛮被脚板上传过来的奇痛惊醒了。翻身一看，脚旁边趴着的是狗儿黑狼，它正屈着一双前腿，在使劲地咬他的脚趾头，喉咙里发出凶狠但低沉的声音。

“你要干什么?!”

外面的天还没有大亮。黑子蛮一时也不想起来，就躺

在草堆子上，轻轻地骂它。

土司的女儿红棉花还侧着身子睡着，神态甜蜜地轻声发鼾。黑子蛮说了好几句，她也没有醒过来。

黑子蛮心里好恨这条狗。为什么它老是不肯叫呢？

凤凰人常常说：好狗不叫，叫狗不好。可狗这东西，你养起来，就是要让它叫的。它叫了，才能给你护家看院。不叫，还算个什么东西？到该要它叫了，还不大声地叫，这叫什么狗，什么好狗？

汉子心里骂，狗却傻傻地一直趴在他面前，用湿润温热的狗嘴，殷勤地拱着他的身子，仿佛他要是不起来，就很不甘心的样子。

这时，他突然听见，在那屋子外面，蒙古大黄马也在不停地踢踏着，伸长了脖子，在声声长嘶。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敏感，让他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于是他一个骨碌爬了起来，迅速地向外冲去。

见他人一出来，那白龙马更猛烈地咆哮起来了，瞪着眼角满是褶皱的眼睛，一会儿四只蹄子钉在地上，一会儿前蹄又腾在了空中，朝那远处的大山背后大声地打着响鼻，尾巴刷得清晨的空气呼呼作响。

“这是做什么？”

土司的女儿红棉花惊慌失措地从屋子里奔了出来，狗也可怜兮兮地跟在她的脚后边。

女人扬起那苍白而又十分好看的脸，长长的头发甩在后面，一脸惊恐地问道。这还有什么好讲的，用不着猜测，也用不着判断了。

黑子蛮没有回答她。只是赶快朝屋里跑了去，回头又对她大声叫道：“上马！快！”

他身子一闪进了里屋，又突地奔了出来。待到红棉花也从屋里再出来时，他已经弓着腰，把两匹马都牵过来了。他一言不发，把手中的一条缰绳朝她只一甩，缰绳就落在浑身如筛糠样的女人手中。

黑子蛮翻身上马，一勒缰绳，白龙马才跨了步子出去，又倏地停住了，竟回过了头来，去看那山道上的大黄马。黑子蛮见了，好生奇怪，也回过头来看，只见马上的红棉花又跳了下去，伸手一把就抱住了黑狼。他见了，破口大骂：“死女子啊，你到了这时还不快点，还去要那条狗，难道就不要你自己的命了？！”

山弯里的马蹄声这时正噤噤的紧锣密鼓如暴雨一样朝他们这边压了过来。

红棉花这才跃上了马，黑子蛮对着那马的屁股狠起命就叭的一鞭，只听得一声嘹亮的脆响，白龙马骤然一惊，头一昂，长嘶着，闪电般疾驰而去，那马腿直扫得小道上的狗狗毛和菖蒲草们嚯嚯地直响！

太阳那东西，一下也冒出来了。如雨水洗过，十分清秀的大地上亮出了极有层次的一抹洁白、橘黄、金红……两匹烈马，如是两道闪电，奔驰

于湘西幽深的山林草丛之间。

转瞬而来的追捕队伍，当然就扑了一个空！

在右前方的树林子里，有一只高大年迈的猎狗，突然间也声嘶力竭地狂吠起来，那为首的人只把手一招，大队人马又迅速地离去了。

山道上，逃逸者无声疾遁。追捕者，在树林子里如箭疾驰。

湘西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几天之后，又是一阵不经意的杂沓声，在万籁俱寂中，猛然间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哈！抓住他，抓住逃犯！”

这一次，可不同上一回。这一回，那是人家湘西九垌十八寨因为这黑子蛮杀土司，在沱江河边开了长老大会。湘西所有的土司兵，都一齐追了上来。

天还没大亮，沉睡的黑子蛮，还是倏然之间醒过来。长时间的逃遁本能让感到，这次又遇上了不对劲的事了。他随即就是一个纵身，跨上现在哪怕就是睡觉时，都要在自己身边立着的白龙马。

“快，快走！快走！”

黑子蛮一拉转马头，就轻声喊道。红棉花早就飞上了大黄马，立定在那里，只是掩盖不住那女人的胆小，一脸的惊恐。

男人胯下的白龙马，亮开了轻盈的双蹄。

像是想到了什么，红棉花低下头去，大叫了一声黑狼。那狗仿佛在这奔逃的几天里，长大了很多，再不肯蹿上女主人的马了，而是男子汉似的呼的一声撒开四条小腿，昂起头，撅起屁股，就朝那白龙马跟过去了。

蓦然，从岔道口上的小树林子冷不防冲出来一大队人马。黑子蛮横起眼看，为首的趾高气扬，立定在马上，大声地叫喊着。

黑子蛮一怔，稍作思索，也不吭声，只把那脑壳一勾，双腿夹紧了马肚。那马立时鬃毛一竖，头低低地压着，四蹄子生风，朝横陈在自己正前方的队伍笔直地冲了过去。

大队人马见对方这一举动，瞬间惊呆了。那白龙马快要到队伍面前时，头又高高地昂了起来，似乎刺破云天般，随着一声长长的呼啸，它骤然间四蹄烈烈，刷刷腾空，如一匹飞天的神马，嚯嚯嚯地从发着呆的大队人马上凌空飞跃了过去。

大队人马的头儿，刚仓皇地扬起那把勾勾刀，早被黑子蛮抢到手中，顺手朝他当胸就是一插。

还没等到这队人马“啊”字叫出口，白龙马与大黄马已嚯嚯嚯地如一对山地上的神鹰绝尘而去了。

“放銃！放銃！”

士兵们高声叫，参差不齐地燃放起了手中的銃。只听见那人马里轰轰轰轰发出来一气乱响，隆起挺香的一抹烟雾，有几颗码子居然钻进跑在后

面的大黄马屁股，惊得它四蹄一甩，猛地又是个飞跃，几乎让它的脑壳碰撞到了前头白龙马的屁股上。

群山在马蹄声中一道一道地消失了，群山又在马蹄声中，一层一层地迫压了过来。

不多会儿，一白一黄、一前一后两匹马，浑身就如水洗一样，直冒着腾腾热气。又转过了几道山岭，听得那后面的噪声已然消失殆尽，那马也自然而然地驻足了下来。

天空中一片苍白，两匹浑身湿透了的马吭哧吭哧地直把脖子朝天上仰着，提着腿脚，打起响鼻。黑子蛮扬起眉毛，四下里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自己脚下横陈着的，竟然是一条如刀砍斧削的深不可测的山涧。在山涧的两边，万木森森，水汽森森，气氛怵人。唯那深涧之中，如梦如幻的有一丝丝白色山岚，如丝似帛，在悠悠闲闲地飘荡。

往前、往左或者往右，竟然再也没有别的去处了。

这地方不用说了，是一块绝地。

劲的古松。在古松树的根子底下，悬出来一块青色山岩。那山岩头出来的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却像是要往这边的石壁上搁过来一样！

巧的是，就在这边山岩上，居然也伸出这么一块青青的岩石。更让人叫绝的是，那几人才能合抱的古松上悬落下来一条刀把粗的藤条。在藤条停在空中的末端，更形成了一个半圆的结。这古松、岩石、藤条、结，仿佛就是哪年哪月哪一个仙人，在冥冥之中早早地给安排好了似的！

“啊哈，是天在帮老子！”

黑子蛮仔细看了个清楚，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当即就跳下马，一手就要先牵了白龙马过去。好马当然识得人性。白龙马见了他的动作，就明白了主人的意思，眼里满是惊慌。它两条后腿一弯，拉稀般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翻起白，口里居然就吐出了白色沫子，癞皮狗一般死命地蜷缩着原本长长的身躯。

“老子今天就要拖了你过去！”

黑子蛮见了，大骂着畜生。红棉花的脸，也一时惨白。黑子蛮没有办法，就先去拉她。倒是那聪明的狗儿黑狼，发现了主人的企图，十分积极地配合了。只见它一个纵身，站到了那块青岩上，像要为它们做个模范似的，忽地这么一蹿，就跳上了空中的那藤结，竟然稳稳当当的。

黑子蛮见了，心中称奇，又不免一喜，赶快走过去抓住了那藤结，就这么用力一推，那狗东西，居然荡到山涧那边去了。黑狼回头再看看主人，仿佛不过瘾似的，居然又荡了回来。

看着狗麻利的动作，黑子蛮很诧异黑狼的腾跳功夫。他的眼睛一亮，心里也为之一振。红棉花见了，眉心也舒展了开来。

可后面那夺人心魄的吼叫声，又潮水般地涌了过来。

黑子蛮急了，他牵着红棉花的手走上青岩头。狗也摆着尾巴，跟在后面。女人这时也急了，壮起胆子，伸手捉住藤蔓，黑子蛮狠狠地朝她一推，空中一荡，就顺顺当当地过去了。不过红棉花一到了那边，人就浑身一软，瘫在了岩石上。黑狼见了，又是一个纵身跳过去，伸出舌头轻轻地去舔她的脸。

黑子蛮回过头，想要再去牵那马。可白龙马还是垂直起屁股，全身直发颤。眼看着没了办法，他只好转身去牵黄色蒙古马。谁知道，这马虽然没有白龙马倔，可也是哆嗦着，四腿弯曲，浑身上下冒着虚汗，趑趄趑趄地爬上了那块青色石头。

“嘟……”牛角号声突然四起，林海中，处处喊声震天。

“抓住！不要再让他们逃了！”

喊声直扑入深涧，回声又绕上了山梁。

蒙古马后腿刚要上岩石，突然一个趑趄，左蹄踏了个空。咚的一声，它的身子贴在岩石上，三条腿瑟瑟抖动，眼看就要摔下山岩去。黑子蛮见了，拖紧了缰绳。

“攒劲，攒劲！我崽，起来，你快起来！”

男人一身大汗，嘶哑着嗓子，朝它大声地叫唤。红棉花在那边，也举起双手，冲它大声喊了起来。黑狼趴在对面的土地上，也对着蒙古马大声吠着。

大黄马全身抽搐，汗水淋漓，右前蹄拍打着岩石，嘴巴也抵着岩石。不管它如何死命用力，还是爬不起来。就这样，一连挣扎了三次，看来是完全没有办法了。

看着自己的主人，它的双目已如死灰。

黑子蛮这时才想到，这两个畜生跳不过这并不宽的小涧，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本事，而是自从凤凰古城外出事之后，一连奔跑了这么些天，它们不但没有得到好食好料，也没得到什么休整，它们的确太疲劳了。这回倒了下去，硬是爬不起来，怕是没有一点希望了。

后面追来的那些士兵，已经看得见跳下马来了！

在树林子里，他们形成黑压压的一片，前头几个拿着铳，后面都是握着矛操起梭标的人群，在嘟嘟嘟的牛角号声里，在轰隆隆胡乱放着的铳声里翻着山，吼叫着，朝他们追杀了过来。

汉子见了这阵势，呆了。跑，今天就这样地跑了。面对这么多人，自己还能逃得了吗？如若是他们也跃过了这窄窄的山涧呢……

想到这儿，他低下头来，火急火燎地找来了一截断树，在青岩石一侧很快寻找到了被风雨蚀开的隙缝，狠狠地插了进去，然后双手再用力托住，肩膀使劲就这么一撬。或者也是天意吧，那搭到这一头的石板，居然被撬松动起来。

黑子蛮见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住了手。红棉花见他这样子做事，也明白了，只是心急那边扑来的追兵：“快，你过来啊！”

黑子蛮很不忍心地最后看了一眼跟了自己这么多日的马，随后双手抓住了空中的藤条，轻轻一个纵身，就跳了过去。

红棉花见了，飞也似的去拾来了一截树干。黑子蛮麻利地接在手中，又找到一个地方插进去。红棉花身子朝他前面一蹲，右肩一摆，就托在了黑子蛮面前的树干下。

有女人在前面站起，黑子蛮更来了神力，两个相对看，不约而同地再一用劲，只见那树和岩头之间，就立马咯噔一声响起来了。

两个人一看还行，不约而同地再一用劲，山石连着的那头根基，就完全地松开了，接着那块长满了青苔的青石，就滑下去了。

少顷，那万丈深渊之下传来了一连串震天动地的声音。

大黄马趴着前身的那块石头，竟然也随着这震动，开始要往下倾斜了。那聪明绝顶的马当然发现自己身子下面的石头发生了异样，生的渴求让它拼命地挣扎着，想让身子往后面的林子挪过去。

白龙马在旁边嗅着它，想用自己的嘴，去衔它那黄色的毛。

然而，它已经是爱莫能助了。大黄马的身子，正在一点点地随着那山岩滑了下去。只看到大黄马留恋地看了一下头上晴朗的天空，就垂下自己的头，无可奈何地向那万丈深涧扑了下去。

那个持着大片刀的大叫着首先冲上岩头，只听得他也大喊了一声“妈啊”，就四肢大张开了，然后也十分优美地陪着已万念俱灰了的蒙古马，坠入深涧看不见的底下去了。不多会儿，那云缠雾绕的深涧之中又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又是轰轰烈烈一阵响声冒了上来，在深涧中荡漾了开去，兴高采烈地响个不停。

看着眼前惨烈的一幕，黑子蛮和红棉花一时惊呆了。黑狼也一双狗眼傻呆着，浑身颤抖，尾巴早夹到后腿缝子里去了。

就在这当儿，穷追上来的士兵们也一鼓作气，冲上了那块更大的岩石上，有的还亮开了嗓子，朝这边的黑子蛮、红棉花破口大骂。有的人则搭弓上箭，有的人则举铳扳机，有的人却是饶有兴味地看着对面那逃亡的人。

面对这一切，黑子蛮没有躲开。

他只是看着耀眼且孤独的白龙马，他的心还在悬挂着帮自己成功地逃跑了多日的马。那马定定地看着他们，在为自己主人的注视而感动。

突然，那发愣着的马像受惊一样弹跳了起来。作为一匹聪明的马，它当然发现，自己脚下的这块山岩，也在悄悄地震动起来了。

可对于那些追得心已发狂、胜券在握的士兵们来说，能感觉这块岩石动起来时，比那牲畜当然要慢很多。当他们发现这情况时，是好迟好迟了。

这块数丈宽、数丈长的山岩，是突出石壁之外的。或者因为这一伙追捕的士兵们一起聚集在上面后，那重心的压力在同一时间里开始转移了，它再也承受不了这么沉重的压力，于是一点点向深渊冲刺而去。顷刻之间，岩石上那些有着各种表情的士兵们，纷纷呈五花八门状在山岚飘逸的涧中整体垂直而下！

深涧两边的岩石间，瞬时就多添数丈之阔的空间。

白龙马却在山岩快落下之时，飞快弹离了那块山岩。在震天动地声中，它发狂地在深涧边跑着，发疯地跳着，四蹄腾空，伸长脖子，大声吼叫。

山涧对面，黑子蛮和红棉花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这不会说话的朋友，在发泄着它胸中那份说不清楚的感情。他们都感到，那马要出事了。

白龙马在悬崖上奔跑了几个来回，悲惨的长啸直入九天，最后是马尾高耸，四蹄腾空，头颅向前，对着对岸的主人们呈现出来了一条十分优美的弧线。

在众目惊呆了，那马只是一纵，就跃入深深的山涧。看着眼前愤然自戕的白龙马，黑子蛮目瞪口呆。那只紧紧攥着铳的手，沁出来冷冷的汗水。

黑狼蹲在红棉花的脚边，眼睛也是定定的。红棉花则一屁股坐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树上的一只老鸦，竟然像人一样，哇哇哇哇地大声叫起来。

残阳如血，染透天际。

时间一点点过去，男人女人，哪怕是狗，仿佛都舒了一口气，他们又躲过这十五了。

可让黑子蛮想不到的是，他会和一只狗、一个女人，猛然撞进了这一片天地，这片在湘西台地上叫做天子岩的地方。也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们奋力地跳跃过来了之后，拉开了他们全新生活的序幕。

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千难万难跃过这不同寻常的山涧之时，居然在同一个地方的不远处，也有一条狗和一个人，在他们不注意时，也悄悄地跃了过来。

这个人 and 那条狗，就是在逶迤的山林之中跟踪了他们好多天，而在以后长长的日子里，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搅得湘西台地天子岩上不得安宁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名字叫做宝崽的银匠，和凤凰土司城里的母狗白雪。

2

世事无常。

一个人一辈子碰得到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事，就只有那么几回。彻底地改变了凤凰汉子黑子蛮命运的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初，这位饱尝耻辱，杀了人放了火之后仓皇逃出天门寨的黑子蛮，压根儿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在这里，在离自己那个山寨并不太遥远的山路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桩让他心烦不过的事。这件事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少小就因为父亲早逝，早早地就杀入江湖，在雪亮的匕首前，在清醇的包谷酒碗里，在女人的奶子中间，在长长的沱江河上，都混得不错的黑子蛮，什么也难不住他的黑子蛮，今天，却也在极端的困惑与不安当中，毅然决然地揭开自己生活中全新的一页了。

这里，是离凤凰城不远，逶迤在巍峨山间的大道之上。温暖的春风在山野，在枫树林子里，轻轻地吹着。风偶尔翻白了几片灰灰的树叶，空气中布满了绿色的清香。一只才享受了幸福生活，闲游着的尖嘴巴、宽尾巴、呈阴绿色的妹子鸟，在清亮欢快地叫着：

儿是一辈子，
女娃没得去！
儿是一辈子，
女娃没得去！

凤凰城土司的奴才黑子蛮，骑着白龙大马，风驰电掣般来到这支队伍

面前，就被主人一声高叫，他一手把马勒住了。脑满肠肥、杀气逼人的凤凰城土司彭登，骑在一匹黄色的蒙古马上。他的手轻轻地一拉缰绳，就把那马勒得前蹄腾空，仰天长啸。

彭登土司看着黑子蛮拉住了白龙马缰绳，就把手中的铤一甩，那支乌黑发亮的短铤，就直奔才喘过气来的黑子蛮。

汉子眼睛都不眨一下，左手持住缰绳，右手当空一扬，就稳稳当当地接住了它。这是支崭新的铤，乌黑的铁管，还没有被火药熏过的。

这时彭登土司的脸上，全是阴阴的苦笑。只见他回过身子，随手指着眼前不远的松树上早被五花大绑起来了的两个人。对着面前的黑子蛮装出十分轻松的样子：

“黑子蛮，你跟着老子好几年时间了，算得上是老子的忠臣。老子今天，就要看你黑子蛮的真功夫。”

黑子蛮一听这话，惊得瞪大了眼睛看他，半天不语。白龙马昂然立着，四蹄如钉，定在路边稀疏的草地上。它也通人性似的，看着前面那棵松树。土司的随从和兵丁，个个一声不吭，全黑沉着脸，在四下里木然地站着，像是一个个枯死的树桩。

开阔的山道上，没有一丁点儿风。蓝天上，聚着一簇淡且诡谲的云。在湘西山地中生活的人都知道，昨天下半夜里，这儿肯定下过场不痛不痒的雨。

天地间，呈一片亮色，如经过水洗了一般，漂得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煞是清心、爽目、好看。

对于面前的众人，绑在树上的两个人，就实在不好说话了。

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是女的，她就是彭登土司的宝贝独生妹仔，凤凰土司城里的公主——红棉花，今年才是如花朵般的十七岁。女子的模样，自然就极是可人的了。

那个男人呢，是下江宝庆府那边的一个客家崽。年纪也不大，一副天真烂漫的嫩嫩样子。看着他嘴巴皮旁边的毛，最多也不过二十来岁吧。

这家伙是走江湖手艺人，被请到土司城里做手艺的帮红棉花打造陪嫁的项链、手镯、胸针等银器。因为他是下江宝庆人，所以凤凰城里人都叫他做宝庆崽，宝崽。

宝崽这家伙，年纪虽小名堂却多多，胆子花样特别大。虽然才二十来岁样子，可卖男人的风，弄女人的情，却是挺会来事。在土司城里，工夫才做得没上个把月，还没等到把人家妹仔的一副嫁妆打全了，土司城土司的宝贝妹仔，居然就一心想要嫁给这个宝崽，去做他的婆娘了！

动了红棉花少女情怀的，是那一天的傍晚。

土司城的红棉花知道，在自己家里待了个把月，家里有了事情的小银匠，明天就要回去了。她心里就感到一阵子惆怅。想了半天，就找到一个借口，说是他打的那只镯子自己还不太满意，要他再加工一下，就离开闺